

施琅「臺灣歸還荷蘭」密議

鄭維中

荷蘭萊頓大學歷史學博士候選人

* 本文曾發表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於2010年9月17與18日所舉辦的《臺灣涉外關係學術研討會》。對於陳國棟研究員、吳密察教授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指正，筆者致上謝忱。

摘要

「三藩之亂」期間，福建主政者耿精忠與廣東主政者尚之信均鼓勵手下商人前往日本與東南亞貿易，以支應財政開銷。臺灣主政者鄭經也佔領福建海澄、廣東南頭（珠江口東北面）水域，以經營對中國的貿易。1680年代起，在清廷逐步掌握閩、粵兩省後，開始整肅耿、尚兩藩下的外貿商。以沈上達為首的廣東外貿商，遭受到全面壓制；而福建外貿商則在總督姚啟聖籌備征台軍需的藉口下，得以苟延殘喘。鄭氏勢力在撤出中國沿岸後，因清廷對閩、廣外貿商之整肅，以及臺灣天災、暹羅洋米漲價等因素之影響，發生了軍餉與軍糧周轉不靈的現象。1683年夏季，清軍水師在施琅率領下，於澎湖擊敗鄭軍。臺灣當局決定投降清廷「舉國歸命」，以免因洋米被截，導致飢荒。施琅在與英、荷兩國滯台人員接觸後，計畫以「臺灣歸還荷蘭」等方式，誘引英、荷兩國人前往福建或臺灣貿易，並以「外國貪涎」為由，力促清廷維持海禁，以達成讓福建外貿商壟斷中國外貿的目標。然施琅此一企圖，並未獲得荷蘭當局支持，遂於1684年，在康熙帝堅持開海，以及福建、兩廣總督不予配合的多重因素下破滅。此一壟斷中國外貿的策劃失敗後，臺灣原有國際貿易轉運站之地位，也因而瓦解，僅成為閩粵居民潛在的移民標的。

關鍵字：施琅，荷蘭東印度公司，臺灣，鄭克塽，澎湖之戰，海禁

壹、攻台前夕的閩粵外貿局勢

貳、台灣「舉國歸命」與善後事宜

參、施琅「台灣歸還荷蘭密議」

肆、廣東開海與密議破滅

伍、代結論：再見施琅

壹、攻台前夕的閩粵外貿局勢

1680年秋季，中國內戰在大周勢力被清軍逼出湖廣、首領吳三桂猝死後，逐漸進入尾聲。¹早在同年春季，鄭經也撤出中國沿海，離開廈門，回到台灣。²此時，北京康熙朝廷已可放手整肅靖南王耿精忠（當時駐於福建）、平南王尚之信（當時駐於廣東）兩「逆藩」下的外貿商勢力。9月22日，康熙皇帝「密諭」侍郎宜昌阿出手整編廣東藩下的外貿商：「聞〈平南王〉藩下所屬私市、私稅，每歲所獲銀兩不下數百萬，當盡充國賦以濟軍需；…各省商販人等，欲藉藩下行勢，投入者甚多，皆須查明…尚之信所有貲財，用充軍餉，已有諭旨，務需詳行稽查…」³翌年春，則開始整編福建藩下的外貿商：「…逆賊耿精忠、在福建橫征鹽課、擅設報船、苛派夫驛、勒索銀米，久為民害。命該部檄各督撫、悉革除之。」⁴

與福建外貿商相比，雖然廣東外貿商自1663年起，也受海禁與遷界令管制，但根據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的記載，因台灣與中國間的衝突降低，在廣東部分沿海地區，自1670年左右逐漸展界後⁵，中國當局默許以澳門為中心的走私貿易，已成為常態。例如，在1669年，便有11艘船隻從南洋各地駛抵澳門。其中三艘來自暹羅、兩艘來自東普寨、兩艘來自廣南，還有三艘分別來自帝汶、馬尼拉、和巴達維亞的船隻。最後則是一艘由巴達維亞返航的葡萄牙船。⁶由於遷界令不及於澳門的葡

1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吳耿尚孔四王全傳》（臺北市：臺灣銀行，1967），台灣文獻叢刊241，頁12-3。

2 阮旻錫，《海上聞見錄》，（臺北市：臺灣銀行，1958），台灣文獻叢刊24，頁58。

3 （清）馬齊等修纂，《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台北：華文書局，1964），卷91，頁1154-1155。康熙十九年八月丙戌（1680/9/22）。本文所有日期均以格列哥里曆為準，引文中〈〉內為筆者補足文意添字。

4 （清）馬齊等修纂，《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94，頁1190。康熙二十年二月甲午（1681/3/29）。

5 （清）張珩美纂修，《惠來縣志》（海口市：海南，2001），故宮珍本叢刊178，頁36；（清）孫挹纂修，《海康縣志》（海口市：海南，2001），故宮珍本叢刊184，頁264。

6 Willem Philippus Coolhaas (uitg.), Generale missiven van gouverneurs-generaal en raden aan Heren XVII der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Generale missiven, ('s-Gravenhage: Nijhoff, 1968), Deel III 1655-1674, blz. 712. 15 Dec 1669.

人，廣東外貿商自然不會放過這個巧門，利用各種管道透過澳門葡人的中介，收購南洋貨物。對此，過去已有George B. Souza博士利用巴達維亞城日誌的記載，對澳門葡人至巴達維亞交易的活動作出詳論，於此不再贅述。⁷

但自1674年起，「三藩之亂」逐漸蔓延至福建、廣東兩省。福建靖南王耿精忠（自號「總統兵馬上將軍」）與廣東平南王尚之信（後來受吳三桂封「輔德公」）兩藩勢力下的閩廣外貿商，便脫離了朝廷管制，出海經商。1674年夏季，耿精忠即已派人至日本表達開放海禁，招徠商人之意。⁸1675年，耿王派遣兩名商人至巴達維亞購買 300 pikol 的鉛，用以挹注軍需，並收購蘇木等熱帶物產，進一步更邀請荷蘭東印度公司派員至福州貿易。⁹在平南王尚可喜方面，早在1673年，其已違禁派人前往日本訂購唐船，可能是期待康熙正式開海後投入貿易。¹⁰隨後，因鄭經發兵奪取廈門，又迅速西指廣州。在前有鄭經、後有吳三桂的夾擊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於1676年向吳三桂一方投降，並經過其斡旋，同意與鄭經（在澳門葡人之外）共同瓜分廣州貿易。¹¹1677年初，尚之信也以吳三桂所賜封之「輔德公」（Hoe Tickongh）名義，致書巴達維亞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總督Joan Maetsuijker，宣布開放海禁，並請求其保護前往巴達維亞之廣東商人。¹²以下便以荷、日方所記載，中國閩廣唐船造訪暹羅與日本的紀錄為例，呈現三藩之亂時期，耿精忠與尚之信藩下商人們出洋經商的情況：

7 George Bryan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pp. 120-1

8 林春勝，林信篤編，《華夷變態》（東京：東方書店，1981），上冊，卷二，頁98。轉引自：朱德蘭，〈清初遷界令時中國船海上貿易之研究〉，《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2輯（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6年），頁105-159於頁114。

9 Generale Missiven, IV 1675-1685, blz. 89. 7 Feb. 1676. Pikol 為重量單位，合122荷蘭磅，60.3公斤。參見：Marc Kooijmans ; Judith Schooneveld-Oosterling (uitg.), *VOC-Glossarium*, (Den Haag :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2000) , blz. 91-2.

10 VOC 1304, Dachregister gehouden bij 't opperhoofd Joannes Camphuijs in Japan beginnende den 29 October 1673 en eindigende 19 October 1674, Deshima, 1 Dec 1673 , fo. 60^r.

11 VOC1320, Missive van den coopman Hendrick Ijsbrantsz. en raet aen haer Eds. tot Batavia geschreven, met het jacht de Zijp inde Cantons revier, 29 Oct. 1676, fos. 314^r-315^v; 夏琳，《閩海紀要》（臺北市：臺灣銀行，1958），臺灣文獻叢刊11，頁49。

12 VOC 1322, Translaet van twee brieven int Chinees gesz door Taijsonkon onder conning en Pangtalauja stadthouder van Canton aen den Edle Ho Joan Maetsuijcker gouverneur generael ende h-r raaden van India, Canton, [ontfangen]13 Jan 1677, Fo. 1231^{r-v}.

表一：中國閩廣船隻抵達暹羅與日本數量表

年度	閩廣唐船抵達暹羅數量	來源地	閩廣唐船抵達日本數量 ¹³	來源地
1674	1 ¹⁴	由日本經澳門	6	2艘由福州 4艘由廣東
1675	1-2 ¹⁵		6	2艘由福州 4艘由廣州
1676	6-7 ¹⁶	3艘由廣東 1艘由福州 2艘由廈門	5	2艘由福州 1艘由泉州 1艘由漳州 1艘由廣東
1677	5 ¹⁷	3艘由廈門 2艘由廣東	0	
1678	7 ¹⁸	1艘由福州 2艘由廈門 3艘由廣東	6	3艘由福州 3艘由廣東
1679	1 ¹⁹	1艘由廈門	9	6艘由漳州 3艘由廣東
1680	3 ²⁰	2艘由廈門 1艘由廣東	3	1艘由福州 2艘由廣東

13 朱德蘭，前引文，頁134-5。附錄表二。

14 VOC 1311, Missive van den coopman Jan van der Spijck en raat in Siam aan haar Eds. [gouverneur generael Joan Maetsuijker] tot Batavia, Siam, 10 Dec. 1674, fo. 302^v.

15 VOC 1314, Missive van den coopman Jan van der Spijck ende den raedt aen haer Eds. [gouverneur generael Joan Maetsuijker] tot Batavia, Siam, 30 Nov. 1675, fos. 13^v-14^r.

16 VOC 1322, Missive van het opperhoofd Dirck de Jongh en raedt geschreeven uijt Siam aen haer Eds. [gouverneur general Joan Maetsuijker] tot Batavia, Siam, 4 Nov. 1676, fos. 1198^{r-v}.

17 VOC 1330, Notitie van aengecomen en vertrocken vreemde en inlantsche skeepjes en vaertuijgen uijt Siam sedert December 1676 tot October 1677, Siam, fos. 691-692. 20 Oct. 1677; 8 Feb. 1677; 20 Feb. 1677; 7 Mar. 1677; 20 Apr. 1677.

18 VOC 1339, Notitie van aengecomene en vertrocken vreemde skeepen en vaertuijgen in en uijt Siam zedert 14 October 1677 tot 11 September 1678. Notice of all junks arrived Siam, Siam, fos. 458^r-462^v. 23 Feb. 1678; 1 Mar. 1678; 7 Mar. 1678; 12 Mar. 1678; 14 Mar. 1678; 27 Mar 1678; 20 Apr. 1678.

19 VOC 1341, Missive door den E. Aernout Faa en den raet uijt Siam geschreven aen den gouverneur generael [Joan Maetsuijker] ende raden van Indien, Siam, 18 Feb 1679, fo. 845^v.

20 VOC 1362, Notitie der aengecomene en vertrocken schepen en vaertuijgen et cetera tot en uijt Siam sedert primo October 1679 tot primo October 1680, Siam, fos. 990^v-992^v. 26 Feb. 1680; 1 Apr. 1680.

此時台灣（後來也包括廈門）、福州、廣州三者彼此間既競爭又合作，其貿易勢力之消長，據目前資料，尚無法明確判定。但1679年前後，由於中國戰線集中於福建地區，廣州貿易發達，受到高度矚目。當年據稱有40艘唐船造訪廣州，而尚之信本人亦投資了兩艘唐船，裝載價值約29萬兩的高價貨物前往日本販售。²¹

在廣東脫離北京控制後，沈上達成為依附尚之信藩下迅速崛起的外貿商中之佼佼者，由於樹大招風，沈上達成為此次整肅的焦點。1682年，兩廣總督吳興祚在〈議除藩下苛政疏〉一文指出：「市舶一欸，原與民無害。自藩棍沈上達乘禁海之日，番舶不至，遂勾結亡命，私造大船，擅出外洋為市。其獲利不貲，難以數計，然利入奸宄，國課全無。」²²而廣東巡撫李士楨在〈議覆粵東增豁稅餉疏〉也說：「自康熙元年奉文禁海，外番舡只不至，即有沈上達等，勾結黨棍，打造海舡，私通外洋，一次可得利四、五萬兩，一年之中，十舡往還，可得利銀四、五十萬兩，其獲利甚大也。」²³

1681年，康熙帝派遣侍郎宜昌阿與廣東巡撫金俊，針對以沈上達為首的廣州外貿商進行嚴厲的整編，對此，荷蘭東印度公司人員亦有所聞：

…首先是平南王（Pinglamong）之死，根據皇帝的命令，在廣州城內，當著兩位欽差的面，平南王與160名同伴自縊於深夜。其餘被告發的人與其兒子們，處境相同。平南王藩下的大小商人跟奴僕，均遭一位巡撫（軍門，Combon）與將軍（Sianckon）持續嚴厲拷打至今。據說，此巡撫已經因此搜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鉅款。從已經宣告的判決中獲知，大商人沈爺（Simia），亦即前述藩王之下權位最高、曾獲賜

21 Generale Missive, IV 1675-1685, blz. 381, 13 Mar. 1680.

22 郝玉麟修、曾魯煜等纂，《廣東通志》，卷62〈藝文志〉，雍正九年刻本，頁3；《清史列傳》，卷9〈吳興祚傳〉，《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頁97，6，7。轉引自：李慶新，〈17世紀廣東與荷蘭關係述論〉，《九州學林》，第三卷第一期（上海：復旦大學，2005），頁183-237於208。註64。

23 李士楨，《撫粵政略》，卷7〈奏疏〉，《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臺北：文海出版公司，1994），頁813-814。轉引自：李慶新，前引文，頁208。註65。

錦衣的那一位，在死後被搜出了四百萬兩財產。此外，被單據牽連而來不及逃走的大小商人，也全遭監禁，一併遭受拷打。²⁴

如前所述，福建外貿商亦面臨來自北京的壓力。由於耿精忠藩下外貿商早在1676年康〈傑書〉親王帶兵入閩後，即為福建總督姚啟聖（原先是康親王之幕友）所收編。因此，1681年的這一波整肅行動，勢必波及姚啟聖。據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記載，康熙帝曾派兩名欽差調查福建總督姚啟聖及巡撫吳興祚，是否有挪用公款的行為：

在〈康〉親王（cenough）返回北京後，朝廷即想召總督〈姚啟聖〉訊問。因此，迅速派下兩位欽差以調查真相，並指派巡撫〈吳興祚〉替朝廷追討債務。親王真是〈識人不明〉犯了大錯，因為在犯錯的五個本省高官裡，無庸置疑地，巡撫必然也是為政不善的一員，而且，他〈巡撫〉也不是會把事情辦到完善的人，但總督卻是無罪的。

…這麼多的銀子，馬上就讓派遣下來的欽差口袋滿滿，上述指控被指稱為虛假。但在原先掌握了福建省最高權力的康親王指引下，朝廷並不願放棄追查。相反地，他們細查了本省過去四年來關於降稅、裝備開支的帳目，發現短少了六十萬兩。總督〈姚啟聖〉極力撇清，表示不可能補賠這筆龐大的款項，並指出這筆錢全數用於服務皇上，均花費在公務、用在那些最難籌措的地方。由於總督必須負擔440艘戰船、人員和彈藥的補給，而部屬在福州與泉州各地約五萬名的精兵，更佔了主要開支。儘管他可將錢花在別處，但他重

24 VOC1369, Missive van den coopman Jurriaen de Munninck en ondercoopman Albert Bruijningh aen haer Eds. tot Batavia geschreven, 't eijlant Maserican, 20 Nov. 1681, fo. 774v; Pieter van Dam; Frederik Willem Stapel (uitg.), De beschrijving van Oost-indische Compagnie, ('s-Gravenhage: Nijhoff, 1931), Rijks Geschiedkundig Publikatiën 74, Boek II, Deel I, blz. 750; Generale Missive, IV 1675-1685, blz. 489. 28 Dec 1681.此處所說160人也許包括了當時尚之信手下總兵李天植襲殺都統王國棟，因此以謀反罪處死的一百零八人。參見：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吳耿尚孔四王全傳》，頁25-6。

視軍隊給養，並且不願浪費民脂民膏。...²⁵

北京朝廷顧慮到姚啟聖正緊鑼密鼓籌備攻台，遂收手不再施壓。所謂「挪用庫銀」的罪行，實際上是姚啟聖利用走私貿易以賺取軍餉。²⁶荷蘭人察覺，即使到了1681年，金廈兩島「長髮人與薙髮人間的走私交易」，仍然「一如往常」在進行。²⁷既然福建沿岸的居民從1674年起，除了在1679年至1681年間，曾短暫的被迫施行遷界之外，早就逐步回返沿岸居住營生，此類走私交易，毋寧已成為常態。²⁸

1682年初，福建當局突然開始嚴緝走私。荷蘭東印度公司與鄭氏旗下的船隻在定海（閩江口外東北方水域）與廈門灣之交易均被終止。在荷蘭檔案記載中，可見因為北京朝廷派人加以監視，福州外貿商擔心走私被揭發，將影響自身利益：「由於擔心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交易的行為將會被滿人大官明文禁止，寧願把生絲與絲織品通過朝鮮銷售到日本。因為這筆生意除了對福州仕紳〈利益攸關〉以外，無關緊要。」²⁹

1679年後，鄭氏勢力雖然已由福建撤出，但因為澳門、珠江口一帶仍默許走私貿易，故其船隊在廣東沿岸仍相當活躍。到了1681年4、

25 VOC1377, Origineel rapport door den coopman Joannes Leeuwenson opperhoofd tot Hocksieuw aan haar Eds. uijt de Maccause eijlanden overgesonden wegens zijn verrichten en afscheid mitsgaders het opbrecken van het comptoir aldaer aan haar Eds. Overgesonden, jacht Odijck voor Maserican [Canton], 10 Jan, 1682, fo. 579r;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731。康熙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1681/9/6）。「左都御使徐元文參福建總督姚啟聖妄借庫銀貿易...」。

26 Willemine Fruin-Mees (uitg.), 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 vant passerende daer ter plaetse als over geheel Nederlandts India, (Batavia: Het Koninklijk Btaviaasch Genootschap van Kunsten en Wetenschappen, 1928), 1682 Deel.I, blz. 438. 3 Apr. 1682. (以下逕稱Daghregister van Batavia)「漳州走私貿易今年（1681）無甚進展，其原因部分在於原則上容許走私的總督不在那裡，而駐留在福州，部分由於此地成為清軍水師的軍港，所以貿易受阻了。」

27 VOC1369, Missive van den coopman Jurriaen de Munninck en ondercoopman Albert Bruijningh aen haar Eds. tot Batavia geschreven, 't eijlant Maserican [Canton], 20 Nov. 1681, fo. 776r.

28 阮旻錫撰，《海上見聞錄定本》（北京市：九州出版社，2004），台灣文獻匯刊，第一輯第四冊，頁144。康熙十八年正月；（清）馬齊等修纂，《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94，頁1258。康熙二十年二月辛卯（1683/3/16）。當時金廈已有駐軍。

29 VOC 1377, Schriftelijk rapport door de koopliijden Joannes Leeuwenson en Jurriaen Munnick gewesen opperhoofden over compagnies negotie langhs de cust van China aen den generael en de raden overgelevert, Canton, 1 Apr. 1682, fo. 607f.

5月間，正當廣東外貿商遭受清廷大肆整肅時，清軍以順德水師為首、虎頭門、吳川等地水師為輔，由總兵蔡璋領軍，進逼海南島水域，擊敗了鄭軍楊彥迪與洗彪、謝昌諸部，隨後，更逐步掃蕩廣東沿岸。³⁰由於鄭軍護航的水師已經敗退，清軍廣東水師遂計畫襲擊前來走私的台灣商船。1682年9月間，廣東水師駛出珠江口，佯裝為走私商船，³¹對停泊在十字門（Masericangh，澳門南方水域）一帶的台灣商船發動奇襲；至11月，又二度追擊至南頭（Lanthouw，珠江口東北面）一帶水域。此一追擊由兩廣總督吳興祚直接下令、蔡璋領軍，以八十艘中型戰船大舉襲擊十八艘台灣洋船。使台灣洋船損失約九萬里爾，僅七艘藉夜色的掩護逃脫。³²這兩波攻擊，使得十字門一帶的走私船隻，包括英、荷船隻與東南亞各地（如暹羅、東普寨、廣南）的外國洋船，紛紛驚惶退避。³³其中，亦不乏受池魚之殃而致擊沈者。³⁴故自1681年底起，閩廣貿易成功地受到北京當局的壓制。

由清廷攻台前夕閩廣兩省的貿易形勢可見，雖然三藩之亂末期，廣東貿易局勢優於福建，但在其後北京朝廷出手干預，以及新任總督吳興祚的鐵腕禁海下，遭受重創。反之，福建外貿商受到總督姚啟聖的庇護，以籌措攻台糧餉為辭，暫避鋒銳，保留相當的元氣。當此關頭，福建當局攻台的成敗，無疑將影響清廷未來的海貿政策。自福建外貿商立場看來，若荷蘭東印度公司願意派軍協助攻台，則可使北京朝廷同意其於福建口岸交易，收其後效。自廣東外貿商方面觀之，廣東水師之勃

30 (清)沈峻纂修，《吳川縣志》（海口市：海南，2001），故宮珍本叢刊184，頁166；（清）陳衍，《福建通志列傳選》（台北市：台灣銀行，1964），台灣文獻叢刊195，頁175-6；（清）王先謙著，《東華錄選輯》（臺北市：臺灣銀行，1969），臺灣文獻叢刊262，頁265。康熙二十年五月丙寅（十四日）條。

31 VOC 1377, Dagelijckse aanteeckeningh gehouden bij den coopman Munnick sedert 15 Julij tot ultimo December 1682, Macao, 4 Sept. 1682, fo. 631^v; 9 Dec. 1682, fo. 655^f; George Gosfright and Factors at Tempo Quebrada off macao to John Chappell and Factors at Taiwan, 30 Oct. 1683 (O. S.) in: Chang Hsiu-jung, Anthony Farrington, Huang Fu-san, Ts'ao Yung-ho, Wu Mi-tsa, Cheng His-fu, Ang Ka-in (eds.), The English Factory in Taiwan,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95), p. 494.

32 VOC 1377, Originele missive door den coopman Jurriaen Munnick en raet uijt het schip Hellevoetsluijs geantkert leggende onder het eijlant Maserican aan haar Eds. geschreven, Macao, 2 Jan 1683, fo. 621^v; Generale Missiven, VI 1675-1685, blz. 616.

33 George Gosfright and Factors at Tempo Quebrada off macao to John Chappell and Factors at Taiwan, 30 Oct. 1683 (O. S.) in: *ibid*, p. 494.

34 林春勝，林信篤編，前引書，頁342；364-5。轉引自：朱德蘭，前引文，120；123。

興，已掃除台灣鄭軍的掣肘，開海後的優勢，自不待言。反之，一但清軍攻台失敗，清廷恐再度禁海甚或遷界，則兩省外貿商數年經營基礎，均將毀於一旦。

貳、台灣「舉國歸命」與善後事宜³⁵

自1679年2月起，康熙帝下令嚴禁鄭軍於大陸沿海徵糧，³⁶面對此一糧政缺口，台灣政府亦不得不加以因應。故當北京當局下手整肅閩廣外貿商時，台灣當局也正在重整島內財政。1679至80年間，唐船的貿易量（包括鄭氏的商船）仍然維持一個穩定的局面，據此推測，台灣的貿易活動在與閩廣兩地持續進行走私的情況下，仍維持一定收益，以供應軍隊開支。（見下表）

表二：1679至1684年間，唐船每年秋季於日本的貿易總值表

	唐船數目	載貨價值（盾）	絲織品數量（斤）
1679	32/33	3,348,873	
1680	30	4,000,000	190,853
1681	9	641,316	
1682	26	3,811,760	73,323
1683	27	1,704,252	11,291
1684	24/22	1,463,647	

唐船數字取自：朱德蘭，〈清初遷界令時中國船海上貿易之研究〉，附錄表二。

絲織品數量取自Robert LeRoy Innes, *The door ajar: Japan's foreign trad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0), p. 494. Table 29.

載貨價值1681年取自：VOC 1369, Missive van den Ed. Isaac van Schinne en raet aen haer Ed Cornelis Speelman gouverneur general tot Batavia, Nagasackij, 31 Oct. 1681, fo. 806^v-807^r. 其他年份取自：Pieter van Dam, Frederik Willem Stapel uitg., *De beschrijving van Oost-indische Compagnie*, ('s-Gravenhage: Nijhoff, 1931), Rijks Geschiedkundig Publikatiën 74, Boek II, Deel I, blaz. 466, 468, 472, 473, 486.

35 佚名編，《閩頌彙編（五）》，臺灣文獻匯刊第二輯第五冊，頁360-1於360。〈禁救投誠隨丁失陷旗丁〉。「照得臺灣舉國歸命…」同書〈諮訪臺灣利弊〉，頁342-50於348亦稱：「今舉國臣民十餘萬並地土內附…」。

36 （清）阮旻錫撰，前引書，144。康熙十八年正月。

在台灣本島能供應足夠米糧的情況下，台灣當局尚能運用外貿收入，籌措足夠兵餉。但自1681年起，台灣本島卻發生乾旱歉收的情況。³⁷此時，必須動支經費收購洋米以補兵糧之不足。本年，由於北京朝廷正對閩廣外貿商大加整肅，故赴日唐船貿易總量若與1679、1680年相比，緊縮為20%左右。（見上表）此一劇烈的貿易緊縮，可能對台灣當局外貿-兵餉-兵糧三者的財政平衡產生衝擊。當年年底，台灣當局已產生存糧不敷使用與剋扣軍餉的情況，這或許是將軍餉挪用周轉於採購洋米所致。³⁸在這周轉危機浮現之前，臺灣政府首腦嗣封世子鄭經，卻已於1681年3月猝逝。³⁹鄭經之死及其所觸發後續一連串內部權力鬥爭，更削弱臺灣當局處理危機的治理能力。⁴⁰

1682年3、4月，台灣當局派遣六艘洋船載運砂糖等貨物前往暹羅。4、6月，這六艘洋船全部載運米糧，由暹羅返航台灣。⁴¹但當季暹羅的米糧價格暴漲，⁴²對台灣方面而言，若不是減少採購洋米輸運的數量，則必須加碼擴大買米的經費。1682年秋收之後，台灣島內發生了錢多糧少的情況。根據阮旻錫《海上見聞錄》之記載，11月「歲饑」。等到12月前往日本貿易的洋船回航後，「米價騰貴，民不堪命」、1683年3月「米價大貴，人民饑死甚多」。⁴³可見當時雖有足夠貿易營收，卻無法充分支應米糧。根據《華夷變態》的記載回溯，為因應此一情況，台灣當局至少又增派了四艘洋船前往暹羅購米。⁴⁴

1683年6月，康熙帝否決了台灣當局由武平伯劉國軒所提出之「稱

37 (清)夏琳，《閩海紀要》（臺北：臺灣銀行，1958），臺灣文獻叢刊11，頁75。康熙二十二年五月條。「東寧旱荒已三年」，故欠收應由1681年起。

38 Daghregister van Batavia, 1682 Deel I, blz. 438. 3 Apr. 1682. 根據荷蘭俘虜由英國駐台商館轉達，簽發於1681年十二月26與28日的信件。

39 阮旻錫撰，前引書，頁153。康熙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40 這一方面已有許多研究，在此不再詳論。

41 VOC 1377, Notitie der aengekomene en verxoeke scheepen, joncquen, barkien en vaartuijgen uijt en in de revier van Siam sedert October 1681 tot September 1682, Siam, fo. 534^{r-v}; fo. 535^v.

42 VOC 1377, Dagelijckse aanteeckeningh gehouden bij den coopman Munnick sedert 15 Julij tot ultimo December 1682, Macao, 25 Aug. 1682, fo. 629^v. 然而暹羅米價暴漲的確實原因為何，則尚待研究。

43 阮旻錫撰，前引書，頁159。康熙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月，康熙二十二年正月條。

44 林春勝，林信篤編，前引書，頁357。

臣進貢」方案，下令福建水師提督施琅進兵台灣澎湖。⁴⁵7月16日，施琅率領艦隊由澎湖主島南方海域，乘南風向北直衝馬公灣口，攻擊鄭軍逆風停靠的防衛艦隊，大獲全勝。鄭軍194艘戰船被擊沈，澎湖守軍一千四百多人投降。⁴⁶由於載運米糧回航的洋船必須停靠澎湖深水港灣卸貨，澎湖失守後，所購米糧將落入清軍之手，難以輸入台灣。台灣當局判斷，在缺糧的情況下與清軍對抗，將導致嚴重飢荒，有內亂之虞，遂決定於7月31日派人向施琅請降。⁴⁷根據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台人員的記載：

〈鄭克塽〉陛下與文武官員風聞其士兵與窮人層出不窮的叛變議論；而且這十天內，市面上無米可買，出售時，價格奇高，使窮人非混食蕃薯不得果腹；再者，若無任何暹羅、呂宋等地洋船補給，此地必有人飢餓致死。〈他們〉因此判斷，在澎湖失守後，已經不可能再繼續保有先人〈鄭氏〉的特許權（prerogative），因為沒有貿易，則無法維持這個國家，失去了澎湖，則無法經營與各國的貿易。⁴⁸

施琅將鄭氏的降表轉呈總督姚啟聖，由後者飛書送往北京，但此一消息直到9月17日才抵達康熙帝朝廷。⁴⁹在此期間內，根據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台人員的記載，9月11日，施琅已先派遣使臣前來台灣受降：

…9月11日，在總督、巡撫、水師提督和其他不在此地的清廷大人之安排協助下，他〈施琅〉親自派遣三位使節來告知陛下〈鄭克塽〉及所有大臣，在皇上確定的薙髮命令抵達

45 （清）馬齊等修纂，《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109，頁1457。康熙二十二年五月甲子。（1683/6/17）。

46 （清）馬齊等修纂，《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110，頁1466。康熙二十三年閏六月丙寅。（1683/8/18）。

47 阮旻錫撰，前引書，頁163。康熙二十二年閏六月初八條（1683/7/31）。施琅，《靖海紀事》，（臺北：臺灣銀行，1958），臺灣文獻叢刊13，頁43。〈台灣就撫疏〉。

48 Thomas Angeir and Thomas Woolhouse at Taiwan to the Agent and Council in Siam, 20 Dec. 1683 (O.S.), in: Chang Hsiu-jung et al. (eds.), op. cit., p. 552.

49 （清）馬齊等修纂，《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111，頁1473。康熙二十二年七月丙申（1683/9/17）。

之前，他們可自由決定現在是否要〈先〉薙髮。但他們必須允許施琅率領一兩千名士兵乘四十艘船和平的前來視察一般平民是否確實歸降。⁵⁰

英商記載所稱的三位使節，按照清廷的記載，應有五位。其中三位分別由總督姚啟聖、巡撫金鋹派遣，另兩位則由施琅派出。⁵¹在姚啟聖所派使節宣布的〈諭台灣官民〉告示裡，保證未來「官照原銜，分別題授，給予爵祿」，確實沒有提到薙髮之事。⁵²在鄭克塽同意下，10月3日，施琅率軍由澎湖航抵台灣鹿耳門。⁵³當日，姚啟聖正準備由福州親自前往台灣，處理受撫事宜。正當姚啟聖當夜登船之際，康熙帝准許鄭氏歸降的諭旨送達，命令將鄭氏全體軍民遣送大陸：「爾〈鄭克塽〉等果能悔過投誠，傾心向化，率所屬偽官軍民人等，悉行登岸，將爾等從前抗違之罪，盡行赦免，仍從優敘錄，加恩安插，務令得所。」⁵⁴在此一基礎上，康熙帝要求姚啟聖對台灣善後事宜提出方案：「若海賊誠意投降，令剃髮登岸，作何安插？及台灣或守或棄之處？奏聞。」⁵⁵

1682年底起，閩廣兩省均配合康熙帝的攻台指示，嚴格施行海禁。但台灣歸降後，海禁政策的目標已然達成，理當撤廢。如此，閩廣外貿商間的新一波競爭，也將揭幕。此時，懸而未決的台灣善後事宜，成為福建外貿商用以對北京朝廷施加影響的一張王牌，具有扭轉乾坤的潛力。

50 Thomas Angeir and Thomas Woolhouse at Taiwan to the Agent and Council in Siam, 20 Dec. 1683 (O. S.), in: Chang Hsiu-jung et al. (eds.), op. cit., p. 553.

51 施琅，《靖海紀事》（臺北市：臺灣銀行，1958），臺灣文獻叢刊13，頁46-7。〈繳冊印疏〉。

52 佚名編，《閩頌彙編（四）》（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臺灣文獻匯刊第二輯第四冊，頁484-5，於485。〈諭台灣官民〉。

53 施琅，前引書，頁51。〈舟師抵臺灣疏〉。

54 （清）馬齊等修纂，《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111，頁1474。康熙二十二年七月丙申條（1683/9/17）。

55 佚名編，《閩頌彙編（三）》，臺灣文獻匯刊第二輯第三冊，頁83-89於84。〈輿圖既廣，請立規模〉。

叁、施琅「台灣歸還荷蘭密議」

1682年底，台灣洋船在珠江口遭遇奇襲後，兩廣總督吳興祚向停泊在十字門附近的荷蘭商船De Hellevoetsluys號宣告：「今後獲准貿易的船數，不得超過三艘，超額者，將予以沒收。相信在禁絕走私之後，皇上每年因走私所損失的兩萬五千兩〈關稅〉，即可補足。」對此，荷蘭商務員頗有微詞，吳興祚便「暴跳如雷，不只授予水師總兵火攻公司船隻的辦法，還提供了必要的火藥、鉛等其他軍事物資。」⁵⁶1683年7月1日，英國東印度公司船隻Carolina號抵達澳門海域，受到葡澳長官接待，但不許貿易，長官並向他們抱怨：「清廷控制如此嚴密，連裝船所需貨物十分之一的量，都無法取得。」⁵⁷同年7月21日，英船駛入南頭附近水域從事走私，但他們所委託的走私商船，隨即遭到廣東水師截擊。之後，他們自己也被七艘戰船包圍。⁵⁸28日，英船再度受到廣東官員警告：「不管在廣東還是福州，都不會准許設立商館，任何歐洲人都不准在他們交易的地方設立商館，所以，也不勞進入任何他們〈中國〉的城市去。⁵⁹」12月13日，Carolina號便徒勞無功的返航，前往印度蘇拉特。⁶⁰這些記載披露了澎湖海戰發生前後，廣東水域嚴禁走私的實況。

自1682年底，閩廣沿海的海禁轉嚴。因應此一變動，荷蘭東印度公司巴達維亞當局決定，在1683年夏季，派船前往浙江舟山島水域，從事探勘，並嘗試走私。⁶¹8月間，這些船隻完成探測任務，9月，仍停泊於閩北定海。而於此同時，台灣當局的降表亦將抵達北京。福建與台灣當局之間，正頻繁地交換訊息，商議歸降後的實質細節。9月8日，一

56 Generale Missive IV 1675-1685, 31 Dec. 1683, blz. 616.

57 Hosea Ballou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London: Routledge, 2000), vol. I, p. 50.

58 Ibid, p. 51.

59 Ibid, p. 51.

60 VOC1403, Brief van den provisionelen oppercoopman Jurriaen Munnick en coopman Bernaardt Broeders mitsgaders den raet geschreven aen haer Eds, uijt het jacht Sillida voor Lampecao [Macao], 24 Jan. 1684, fo. 313^v.

61 Van Dam, op. cit., blz. 753-4.

位通事拜訪荷船，表示：

…現在福州城內商品充盈，因為今年商人都害怕前往廣州貿易，紛紛從那裡把生意撤回了。那裡的官員在〈澳門〉諸島（按：即十字門海域）間派了一支大艦隊以禁絕走私。過去有些從日本來航的、資金充裕的商船，也都被擄獲，外貿商被殘殺，船隻遭焚燬。之後，其他洋船便逃走而不見聲息，只有一艘巴達維亞來的快船Ruijter還在諸島外停泊。在廈門，有一艘葡萄牙小船與一隻暹羅洋船，自稱因為天候不佳，航行越過澳門島，為了避難才駛入。葡萄牙人希望能在那裡銷售貨物，但還未獲得准許。而暹羅洋船本是要前往廣州朝貢的。⁶²

由此可知，當時廣東的海禁以及對商人的整肅，令往來的行商望之卻步。澎湖海戰後，已有商人推測，福建貿易或許更勝廣東一籌。對於商人的期待，駐於福州城內，不時往來廈門的福建總督姚啟聖，應有所悉。9月14日，連江（Linckan）縣令與福州海防同知（Haijong）聯袂造訪荷船，並與荷蘭商務人員餐敘。餐後道別時，福州海防同知忽然問起，荷蘭人對澎湖戰役有否所悉？依據荷方的記載，他們當時的對話如下：

我們是否知悉他們已經佔領澎湖，而現在幾乎是台灣的主人？我們回答：這件事情我們早已聽說，也感欣悅。他閣下問：是從誰或是哪裡聽到的？回答：從一般人的傳言知道的。他閣下接著說：你們現在在此真是太好了。又說：現在不像從前，那時福建總督和巡撫為籌措戰事忙不過來，所以你們也不能好好的做生意。然而現在萬事順利，而且欽差不

62 VOC 1403, Dagregister gehouden bij den provisionelen oppercoopman Jurriaen Munnick sedert 17 Junij tot ultimo December 1683 wegens 't voorgevallene op hun vertreck van Batavia naer China en op dito cust, 8 Sept. 1683, fo. 320^v.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第二冊，頁1048。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六日乙卯（1683/10/6）「福建總督姚啟聖題，西洋國貿易香山澳夾板船被風飄失，由銅山以至廈門」；（清）杜臻，《粵閩巡視紀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卷二，頁31-2。

在福州，滿人也很少，現在福建總督有辦法保護你們的生意了。而且，誰知道皇帝會不會把台灣讓給你們，另外給你們更多其他的好處？我們說：關於此事，我們〈荷蘭東印度公司〉總督閣下並未預先頒佈命令給我們，來接受您們皇上或總督的這個提議，但〈我方〉承諾會向總督閣下忠實匯報此事。我〈還〉說：不行，此事真的非要這樣做〈獲得授權〉不可。他閣下說：我說的這個，不過是個假設。我們答：關於這點，我們也會專門予以討論。然後這個話題就終止了。⁶³

「台灣歸還荷蘭」此一提議，作為福建外貿商籠絡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籌碼，在當時，隱然成為一股伏流。身為水師提督的施琅，當日正上奏〈台灣就撫疏〉，預告準備親往台灣受降：「親抵台灣，看其形勢，暫行安輯」。疏中對於台灣的善後政策，看似沒有預設：「台灣…或去或留？偽官兵戶口繁多，當作何安輯？」「…亟請皇上迅賜睿裁，敕差才能戶、兵二部，迅速前來，會同督、撫主裁料理。⁶⁴」實際上，施琅卻在起程前往台灣之前，警告廣東官員「不得准許任何與歐洲人的貿易…並召回任何準備載貨給〈歐洲人〉甲板船的船隻，並卸下船貨。否則，就啟奏皇上，說在他〈施琅〉需要調集兵力作戰之時，他們卻出船與歐洲人交易。⁶⁵」由此可見，施琅對於閩廣競爭的形勢，已有所留意。又根據當時一位在廈門避風的葡萄牙船上被施琅徵用，前往澎湖、台灣醫治傷兵的巴達維亞籍基督徒馬來商人Anthony Figero的記載，雖然當時廈門島上鄭軍所有城寨均已夷平，英國人的商館卻仍保持原

63 VOC 1403, Dagregister gehouden bij den provisionelen oppercoopman Jurriaen Munnick sedert 17 Junij tot ultimo December 1683 wegens 't voorgevallene op hun vertreck van Batavia naer China en op dito cust, 14 Sept. 1683, fos. 328^{r-v}.

64 施琅，前引書，頁45。〈台灣就撫疏〉。

65 John Vaux and Council at Lampacao to the East India Company in London 1 Dec 1683 (O. S.) in: Chang Hsiu-jung et al. (eds.), op. cit., p. 541.

貌。⁶⁶這是施琅或許已有成算，準備迎接歐洲商人的另一旁證。

10月6號，康熙皇帝的敕詔，經總督姚啟聖派人送抵台灣。⁶⁷10月8日，施琅於赤崁「宣讀敕詔」，確立其統治權。⁶⁸翌日，施瑯隨即開始分發米糧給歸降官兵。據他在〈舟師抵台灣疏〉所述：「台灣偽官兵聽其歸農者甚多，而入伍者不少，當即暫給糧食，以安新附之心。」⁶⁹接下來，又頒令使台灣照常貿易，確保糧食進口：「樵蘇採捕，載運米穀蔬菜，出入港澳，均聽民便」；又穩定米穀生產，打擊富戶囤積米糧：「收成在邇，農務毋荒，貿易如常，壟登有禁。」⁷⁰在穩定台灣現狀的實際需要下，台灣對外貿易持續保持開放。此種開放的狀態，與閩廣之海禁，恰成對比。

在獲知台灣當局確定投降的消息後，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台商館人員Thomas Angeir與Thomas Woolhouse於9月25日乘船至澎湖拜會施琅。施琅即簽發他們一紙命令，讓他們張貼商館牆上，以免士兵侵擾。⁷¹10月19日，施琅忽然派人責問英國商館人員，以資敵罪名威脅要將其等下獄，要求英商上繳目前存放於商館中的全部商品明細。21日，又派人表示英國商館需先上繳兩千五百兩，「作為佣金（praemium），這樣他〈施琅〉將會向皇上美言，力保我們〈英國人〉。那樣，若皇上想跟任何歐洲人從事交易時，我們才能透過他，確實享受利益。若我們拒絕贖罪，他會讓我們前功盡棄，抄沒一切財

66 VOC 1403, Dagregister gehouden bij den provisionelen oppercoopman Jurriaen Munnick sedert 17 Junij tot ultimo December 1683 wegens 't voorgevallene op hun vertreck van Batavia naer China en op dito cust, 13 Dec. 1683, fo.331^r; (清)李元度，《清先正事略選》（臺北：臺灣銀行，1964），臺灣文獻叢刊194，頁198。所提到「疏上公〈藍理〉首功，命紅毛醫治公創」可能指的就是Anthony Figero。惟Figero稱九月十八日始至澎湖，故與所引記載稍有出入。根據Figero自述，其實他對醫術一竅不通，但因為好運醫好不少傷患，還獲得一大筆酬勞。

67 Thomas Angeir and Thomas Woolhouse at Taiwan to the Agent and Council in Siam, 20 December 1683 (O.S.) in: Chang Hsiu-jung et al. (eds.), op. cit., p. 555.

68 (清)馬齊等修纂，《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111，頁1485。康熙二十二年八月戊辰條（1683/10/19）。

69 施琅，前引書，頁52。〈舟師抵台灣疏〉。

70 施琅，前引書，頁53。〈論台灣安民生示〉。

71 Thomas Angeir and Thomas Woolhouse at Taiwan to the Agent and Council in Siam, 20 December 1683 (O.S.) in: Chang Hsiu-jung et al. (eds.), op. cit., pp. 554-5.

產，任由皇上處置。」⁷²由於恐懼，不久，英國人便如數奉上這筆「佣金」。據當時隨侍施琅側的Anthony Figero所述，施琅駐於熱蘭遮城，「在一名衛哨的看守下，英國人都留在他們的商館中，不許任何人與他們接觸。〈他們〉交出了確實的貨物清單。他〈Anthony Figero〉曾經目擊兩名英國人帶著大包小包前來熱蘭遮城，這些是被帶來致贈施提督（Sitetock）的貨物。」⁷³大約就在決定如何處置英國東印度公司商館人員的同時，施琅也搜求過去被台灣當局所留置、監禁的荷蘭俘虜。這可能是因為前述停泊於福州的荷蘭商船，曾於9月21日向姚啟聖遞交一份請求書，表示至少有七名俘虜仍在台灣，希望清軍登陸時不要傷害他們，並暫時墊付他們生活開銷。⁷⁴據其中一名俘虜Alexander van 's-Gravenbroek自述，施琅登陸後不久，即特地尋訪他，給予禮遇，致贈12里爾銀兩及五大包白米。然後把一間磚房住戶掃地出門，撥給他居住。⁷⁵

11月初，施琅逐一派船，將台灣當局歸降人員送回廈門，由總督姚啟聖處理安插事宜。⁷⁶29日，鄭氏宗族、文武官員暨家眷陸續過洋。⁷⁷隨著康熙帝所要求「悉行登岸」此一條件逐漸達成，「台灣棄留」的問題也浮上檯面。對於施琅「或棄或守伏候上裁」的請求，康熙帝於10月5日在北京裁決：「台灣應棄、應守，俟鄭克塽等率眾登岸，令侍郎蘇

72 Thomas Angeir and Thomas Woolhouse at Taiwan to the Agent and Council in Siam, 20 December 1683 (O. S.) in: Chang Hsiu-jung et al. (eds.), op. cit., p. 558.

73 VOC 1403, Dagregister gehouden bij den provisionelen oppercoopman Jurriaen Munnick sedert 17 Junij tot ultimo December 1683 wegens 't voorgevallene op hun vertreck van Batavia naer China en op dito cust, 13 Dec. 1683, fo. 331^r.

74 VOC 1403, Dagregister gehouden bij den provisionelen oppercoopman Jurriaen Munnick sedert 17 Junij tot ultimo December 1683 wegens 't voorgevallene op hun vertreck van Batavia naer China en op dito cust, 21 Sept. 1683. fo. 330^v.

75 VOC 1415, Cort berigt gedaan bij mij ondergesz- Alexander van 's-Gravenbroeck van den tegenwoordigen stand, ende gelegentehijt van Formosa ende de Inwoonderen desselfs, voor soo velke als ik 'er kennisse van gekregen hebbe, Batavia, 29 May 1685, fo. 958^r. 此份報告有部份內容以經由Kees Zandvliet披露並由江樹生先生中譯。參見：Kees Zandvliet（格斯·冉福立）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下冊）》（臺北市：漢聲雜誌社，1997），頁89-91。其中也對Van 's-Gravenbroeck的生平作了簡短的介紹。此份檔案經萊頓大學荷語系Ton Harmsen博士協助解譯，在此致謝。

76 施偉青，《施琅評傳》（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7），頁221。

77 Thomas Angeir and Thomas Woolhouse at Taiwan to the Agent and Council in Siam, 20 December 1683 (O.S.) in: Chang Hsiu-jung et al. (eds.), op. cit., p. 561-562.

拜與該督、撫、提督同酌議具奏。⁷⁸」原先，施琅只有征剿台灣的軍事權力，至此，卻因康熙帝指定，可置喙台灣善後事宜。隨後，他便開始籌度讓英國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於福建設立商館。12月1日，他派人脅迫英國商館人員簽署一份由他手下擬稿，致康熙皇帝的書函。函中謊稱這些英國商館人員是五年前（1678）漂流到廈門，四年前（1679）於鄭清金廈海戰後，逃抵台灣。為了圓謊，甚至寫到「在此地〈台灣〉沒有〈攜帶〉任何商品，生活不敷所需。」⁷⁹這封信的用途在為來日的貿易鋪路，先故意隱瞞英國東印度公司與鄭氏通商的事實，將英商假扮成海難難民。其後，再託詞感謝海難救助，讓英方能派遣貢使，經福建向北京朝貢。最終，待北京認可，建立合法的貿易關係。施琅自己也說，這只是預留的伏筆：

他〈施琅〉無法為我們〈英國人〉向皇上提出跟彼〈中〉方進行貿易的事，更不敢親自上朝啟奏。但他可用他們的語言幫我們擬一份書函，然後命通事Secoe交給我們，用我們的語言再寫一遍。為了取悅他閣下，我們照做了。可是，這違反我們的意願，因為內容看起來跟我們的目的毫不相干。我們要通事回去質問他。他說，這沒關係，我會盡全力地在幕後派我的人去疏通你們的利益。⁸⁰

於此同時，施琅也想辦法拉攏荷蘭東印度公司。前述荷蘭俘虜Van 's-Gravenbroek自1659年起即抵台任職，留台24年，閩南語流利。施琅與他交談，不必透過通事，⁸¹這也使施琅格外信任他，對他寄予厚

78 （清）馬齊等修纂，《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110，頁1480-81。康熙二十二年八月甲寅條（1683/10/5）。

79 Consultation by Thomas Angeir and Thomas Woolhouse at Taiwan, with a draft petition to the Emperor K'ang-hsi, 1 Dec. 1683 (O.S.) in: Chang Hsiu-jung et al. (eds.), op. cit., p. 546.

80 Thomas Angeir and Thomas Woolhouse at Taiwan to the Agent and Council in Siam, 20 December 1683 (O.S.) in: Chang Hsiu-jung et al. (eds.), op. cit., p. 561.

81 Generale missive, IV 1675-1685, blz. 722.

望。施琅特別與他討論，有否可能將台灣交還荷蘭東印度公司？⁸²Van 's-Gravenbroek相當生動地描述了與施琅會談的情況：

〈在磚房裡〉他撤除左右，跟我長談他所矚目的，關於台灣、中國貿易等事務。他起頭先拋下幾句話測我的深淺，然後提出這樣的問題：你的上級，或是巴達維亞的總督閣下，可不可以在沒有你們祖國董事閣下命令的情況下，發動一些事務？對這點，我回答：可以。接下來他說：如果可敬的公司有可能再度佔領上述地方〈台灣〉或者擁有之，我〈Van 's-Gravenbroek〉覺得，他〈總督〉閣下會願意投入或是花費多少代價？對此，我按照自己的意見發言，就是說可敬的公司對台灣評價不高。一方面是由於水路，入港水道對我方船隻非常危險，另一方面，假如不是在排除英、法、西、葡於中國貿易的條件下，准許我方在中國設立商館從事自由貿易的話，就會不敷成本。提督接下來問，我敢不敢用在巴達維亞的他〈總督〉閣下的名義，來作這樣一項提議？對此，我回答：不敢。如果沒有知會他〈總督〉閣下，由他下令、指示的話，什麼也不能作。對此，他建議我留下什麼東西當成對皇帝做出請求的信物，用這個方式就來獲得比其他國家具格外優勢的地位。由於他固執此點不讓，最後，為了讓他滿意，我呈交一份致皇帝的信函給他。內容包括感激釋放我方被拘禁在此的人員，又說我們完全有義務對他〈皇帝〉陛下，和對這一切表示感激。特別是，可敬的公司將會派遣使節前來此地，以從事貿易，或是回報巴達維亞當局的情況。⁸³

82 除了前述Zandvliet曾披露此事，John Wills與Jan Vixseboxse都曾提及此事。參見：John Elliot Wills jr.,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46-9; Jan Vixseboxse, *Een Hollandsch gezantschap naar China in de zeventiende eeuw (1685-1687)*, (Leiden: Brill, 1946), Blz. 18-9.

83 VOC 1415, Cort berigt gedaan bij mij ondergeschreven, Alexander van 's-Gravenbroeck van den tegenwoordigen stand, ende gelegenteheijt van Formoza ende de Inwoonderen desselfs, voor soo verre als ik 'er kennisse van gekregen hebbe, Batavia, 29 May 1685, fo. 958^{r-v}.

Van 's-Gravenbroek並且評論道：

對於〈皇帝〉陛下的種種情況，還有上述提督其他的一些情形，在我看來，他〈提督〉（對於要讓可敬公司留在台灣此事）想像，他可利用他的權威與大權，對皇帝施加強烈的影響，讓可敬的公司能獲得完全而壟斷的貿易。他〈施琅〉認為他能讓他陛下對其他所有國家產生反感，藉此從可敬的公司獲得可觀的收入。⁸⁴

當施琅分別由英國東印度公司人員，以及被釋放的荷蘭俘虜手中取得兩封信件後，隨即前往廈門，會晤總督姚啟聖、巡撫金鉉與侍郎蘇拜，共商台灣去留問題。當時，Van 's-Gravenbroek可能也隨行赴廈門，受姚啟聖的款待。⁸⁵當其時，英荷雙方都獲知他們正在進行的善後方案，例如，Ageir和Woolhouse就聽聞：

〈12月17日〉施公派出通事Secoe通知我們，管轄此地的清廷總督（部院Poe）、巡撫（Geneal）、水師提督（Admirall）與侍郎（Head minister of State），已確定讓歐洲人在此處〈台灣〉或廈門從事貿易的構想。他〈施琅〉會設計讓皇帝下令來正式承認這個構想。對此事，還有在此地〈台灣〉設治招商的事宜，他受到〈皇帝〉徵詢意見。⁸⁶

因為無論如何，可以確定的是，若無對外貿易，將無力支應佔領本地〈台灣〉軍隊的開支。⁸⁷

而Van 's-Gravenbroek則透露：

我常聽說皇帝只想要從台灣根誅鄭氏，將外敵逐出帝國

84 Ibid., fo. 958^v.

85 Ibid., fo. 960^{r-v}.文中沒有提到他抵達廈門確切的時間。

86 Consultation by Thomas Angeir and Thomas Woolhouse at Taiwan, 7 Dec 1683 (O.S.) in: Chang Hsiu-jung et al. (eds.), op. cit., pp. 548-9.

87 Thomas Angeir and Thomas Woolhouse at Taiwan to the Agent and Council in Siam, 20 December 1683 (O.S.) in: Chang Hsiu-jung et al. (eds.), op. cit., p. 563.

邊境，並佔領此地以保安全。所以他會派駐大量的士兵，然而養兵需要收入。因此，我認為這八千名駐台士兵會對皇帝造成龐大的負擔…⁸⁸

大約在12月30日前後，施琅通知荷蘭與英國兩方人員，登上一艘準備回返暹羅、隸屬於暹王的船隻。⁸⁹在船隻出航前，英國商館人員也風聞了施琅曾交代荷蘭俘虜某種安排的消息：

…有些消息指出，施琅交給荷蘭人一份許可，在許可中並承諾他們若荷方船隻順利進入此地〈台灣〉或廈門，將保證保護其船隻安全不受干擾，可如同皇帝臣民一般自由交易。我們極力詢問此事。我方通事確信，這跟承諾我們的，沒有不同，都是期待皇上能夠頒佈自由貿易的許可。Gimea親自問我們：你想施公會在你們面前幫助他們嗎？相信我，沒有此事。又直說，施公不敢這麼做。⁹⁰

啟航之前，施琅再度交代Van 's-Gravenbroek向荷蘭東印度公司總督報告此一提議，然後以祝賀皇帝征服台灣、感謝送回俘虜為由，盡快於1684年前來向北京朝貢，以便安排貿易事宜。⁹¹這艘船上除了乘載11位荷蘭俘虜與眷屬外，還有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一位年輕職員Solomon Lloyd，該船於1684年2月14日抵達暹羅。⁹²雖然，英荷兩國人員在同艘船上共處了一個多月，英國人對施琅向荷蘭東印度公司提出的密議內容仍無所悉，始終被蒙在鼓裡。1684年1月13日，施琅率領大部分部隊班

88 VOC 1415, Cort berigt gedaan bij mij ondergeschreven, Alexander van 's-Gravenbroek van den tegenwoordigen stand, ende gelegenteheijt van Formoza ende de Inwoonderen desselfs, voor soo verre als ik 'er kennisse van gekregen hebbe, Batavia, 29 May 1685, fo. 959^r.

89 VOC 1403, Missive van den oppercoopman Aarnout Faa en raet in Siam aen haer Eds. geschreven, Siam, 15 Feb. 1684, fo. 307^r.此檔案經萊頓大學荷語系Ton Harmsen博士協助解譯，在此致謝。

90 Thomas Angeir and Thomas Woolhouse at Taiwan to the Agent and Council in Siam, 20 December 1683 (O.S.) in: Chang Hsiu-jung et al. (eds.), op. cit., p. 566.

91 VOC 1415, Cort berigt gedaan bij mij ondergeschreven, Alexander van 's-Gravenbroeck van den tegenwoordigen stand, ende gelegenteheijt van Formoza ende de Inwoonderen desselfs, voor soo verre als ik 'er kennisse van gekregen hebbe, Batavia, 29 May 1685, fo. 959^r.

92 VOC 1403, Missive van den oppercoopman Aarnout Faa en raet in Siam aen haer Eds. geschreven, Siam, 15 Feb. 1684, fo. 307^r.

師回返廈門。當時，熱蘭遮城裡已渺無人煙，臨走之際，清軍還順帶拆走了幾門重型火砲。⁹³

肆、廣東開海與密議破滅

在Van 's-Gravenbroek等人登船等待離港之時，施琅曾要他暫緩，並詢問他可不可能再等個一到兩個星期。施琅表示，當他把荷蘭人的書信呈交康熙帝後，或許能獲得命令，派遣較大型的洋船，由高階官員把他們護送到巴達維亞。但Van 's-Gravenbroek擔憂錯過適合航行的風期，拒絕了此一提議。⁹⁴由此可知，施琅已將英荷兩國人書信上呈，力推前述腹案。但既然此事在清方資料裡毫無記載，或可推判相關文件在呈送當時，即已受阻，並未順利送達康熙帝。Van 's-Gravenbroek曾經提到，某次其（可能是陪同施琅）與總督姚啟聖餐聚時，在原因不明的狀況下，引起總督不悅而被驅趕出門。姚啟聖告知：「現在情況不比從前，一切要照規矩進行。」由此，或可推測，姚啟聖並不接受施琅的腹案，尤其是不滿此種蒙蔽北京朝廷的辦法，因而擋下信件，並未向康熙帝傳達這兩封書信。

然而，眼前對施琅計畫最大的阻礙—福建總督姚啟聖，迅即於1684年1月24日病卒。⁹⁵當時，與施琅共事的福建巡撫金紘上任未滿一年、侍郎蘇拜抵閩也未滿半年，兩者都生長於北方，與福建素無淵源。姚啟聖死後，施琅成為處理台灣善後事宜人員中發言最有力量者。2月7日，他上奏〈恭陳台灣棄留疏〉主張：「台灣設總兵一員，…兵八千名」此一方向完全符合前述Van 's-Gravenbroek記載有關派駐大量的士

93 VOC 1415, Cort berigt gedaan bij mij ondergeschreven, Alexander van 's-Gravenbroeck van den tegenwoordigen stand, ende gelegenteheijt van Formoza ende de Inwoonderen desselfs, voor soo verre als ik 'er kennisse van gekregen hebbe, Batavia, 29 May 1685, fo. 957^r; 施偉青，前引書，頁222。

94 VOC 1415, Cort berigt gedaan bij mij ondergeschreven, Alexander van 's-Gravenbroeck van den tegenwoordigen stand, ende gelegenteheijt van Formoza ende de Inwoonderen desselfs, voor soo verre als ik 'er kennisse van gekregen hebbe, Batavia, 29 May 1685, fo. 959^r.

95 Consultation by Thomas Angeir and Thomas Woolhouse at Taiwan, 31 Jan 1684 (O.S.), in: Chang Hsiu-jung et al. (eds.), op. cit., p. 573.

兵的消息。而為了強調駐兵的必要，施琅還藉口荷蘭人將借端生事，來促使北京朝廷就範：「此地原為紅毛住處，無時不在涎貪…若以此既得數千里之膏腴復付依泊，必合黨夥竊窺邊場…」⁹⁶此一手法既能達成駐兵脅餉的目標，又能讓朝廷防範荷蘭人而使後者被迫依賴施琅，可謂一箭雙雕。

施琅〈恭陳台灣棄留疏〉的意見，於3月6日由康熙帝在朝廷中提交討論。朝廷同意可派兵鎮守台灣，但要求福建當局覆議後續經營辦法。⁹⁷5月27日，以欽差蘇拜為首，福建總督施維翰、巡撫金鉉、水師提督施琅一併重提原案，康熙帝也批准在台設治駐兵。⁹⁸6月14日、30日，康熙帝分別指派了新任的福建總督王國安與台灣總兵楊文魁。至此，施琅於台灣設治駐兵的腹案已經實現。他的下一步，就是要讓海禁持續，然後藉此一手掌握貿易大權。

1683年12月9日，在確定台灣歸降後，康熙帝下令派遣工部尚書杜臻與內閣大學士石柱前往閩粵視察，並與當地督撫共同討論展界及後續事宜。其中一項交辦事項，即研擬海禁應否繼續施行：「…福建漳州府、廣東澳門各通市舶，行賈外洋，以禁海暫阻，應酌其可行與否。⁹⁹」又交代：「將軍施琅，諳悉海島，凡事必與共議。¹⁰⁰」杜臻與石柱遂於1684年3月10日起，在兩廣總督吳興祚陪同下，由廣西防城縣開始，逐步向北，展開其實地視察。¹⁰¹6月11日，杜臻、石柱結束了兩廣視察，並與兩廣總督吳興祚、巡撫吳士禎等人一同於潮州宣布：「〈兩廣〉海禁如舊。¹⁰²」同日即由福建巡撫金鉉陪同，啟程視察福建沿岸。¹⁰³15日兩位欽差抵達海澄，由施琅親自接待。¹⁰⁴23日抵福州，會

96 施琅，前引書，頁59。〈恭陳臺灣棄留疏〉。

97 （清）馬齊等修纂，《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114，頁1519。康熙二十三年正月丁亥。

98 （清）馬齊等修纂，《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115，頁1534-5。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己酉。

99 杜臻，前引書，卷一，頁3。

100 杜臻，前引書，卷一，頁4。

101 杜臻，前引書，卷一，頁17。康熙二十三年正月辛卯條。

102 杜臻，前引書，卷三，頁34-5。康熙二十三年四月甲子條。

103 杜臻，前引書，卷四，頁1。康熙二十三年四月甲子條。

104 杜臻，前引書，卷四，頁21。康熙二十三年五月戊辰條。

見侍郎蘇拜、巡撫金鉉等人。¹⁰⁵巡視閩北沿岸後，7月10日，於福州進行會議，19日，於福州城郊宣布：「〈福建〉海禁仍行禁止。¹⁰⁶」

既然兩廣與福建繼續海禁，這時，中國沿海僅剩台灣保持開放對外貿易，施琅利用台灣壟斷沿海對外貿易的計畫，幾乎成功，只等荷蘭人前來向朝廷要求歸還台灣，施琅就可扮演斡旋兩方的角色，藉機讓荷蘭人在廈門，或在台灣設立商館，或者，也可能乾脆歸還台灣給荷蘭。

正當兩位欽差視察福建沿岸時，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船Delight號也在6月5日傍晚駛入廈門港，受到款待。¹⁰⁷雖然商務員（supercargo）Peter Crouch口頭上表示，他是接獲Solomon Lloyd傳遞至暹羅的消息，才應施琅之邀前來，¹⁰⁸但實際上，在1682年12月，當Delight號由倫敦出港時，還不清楚鄭氏降清的變化，其所受的命令，原本是要協助早它兩個月出發的Carolina號，一起嘗試在廣州建立商館。1683年10月初，Delight號幾乎快要抵達澳門，追上Carolina號，但因季風轉向，被迫返航暹羅，他們因此遇上Solomon Lloyd。是以，該船載運的貨品，是原本準備供應台灣鄭氏軍隊的火槍、彈藥，以及試探廣州市場的印度貨物，¹⁰⁹並無向清廷朝貢所須的國書「表」，也無致贈皇帝的「貢品」。

三個月後，由商務員Bernard Broeder率領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快船Chillida號也在8月25日抵達金門，並由施琅遣人領進廈門灣，於9月8日靠岸。¹¹⁰Chillida號的來航則確實與Van 's-Gravenbroek所轉達的消息有關。此前，在Alexander van 's-Gravenbroek等人抵達暹羅時，由

105 杜臻，前引書，卷五，頁31。康熙二十三年五月丙子條。

106 杜臻，前引書，卷五，頁67。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壬寅條。

107 Journal of Peter Crouch, supercargo of the Delight, 24 Apr. 1684-20 Mar. 1685 (O.S.), in: Chang Hsiu-jung et al. (eds.), op. cit., p. 580. 26 May 1684 (O.S.); Morse, H.B., op. cit. p. 52.

108 Journal of Peter Crouch, supercargo of the Delight, 24 Apr. 1684-20 Mar. 1685(O.S.), in: Chang Hsiu-jung et al. (eds.), op. cit., p. 577. 18 May 1684 (O.S.).

109 VOC 1415, Missive van den Ed. Joannes Leeuwensen en raad aen haer Eds. tot Batavia, Canton, 15 Nov. 1685, fos. 1027^v-8^r.

110 VOC 1415, Cort repport van hoe gepasseerde in de Eijlanden Aij en Quemuij door den coopman Bernard Broeder aan den S Joannes leeuwenson oppercoopman en opperhoofd overdesse 's Compagnies negotie langs de Cust van China op sijn E. Scheepen Cruenburg en 't Huijs de Merwe voor Macao, 10 Aug 1685, fo. 1037^v.

於當時暹羅商館並無大型船隻足以遣送他們返航巴達維亞，因此，只把Van 's-Gravenbroek口頭報告的一些消息寫下（包括歸還台灣的提議），由英國船隻透過書面轉交麻六甲當局，再另行轉呈給在巴達維亞的東印度總督Jonnes Camphuys。¹¹¹然而，巴達維亞當局對於施琅歸還台灣的提議不感興趣，認為「在那裡〈台灣〉建立城池並無好處，因為那裡缺乏良港，公司已經損失許多昂貴的船隻」。¹¹²但慮及清軍征服台灣必使中國外貿政策改弦更張，以及因為中國統一，日本政府感受到威脅，對中國轉趨防範，這兩項局勢的變化，公司必須先派遣船隻，掌握確實的情報，以利正確決策。因此，擔負此一任務的Chillida號，也非施琅所期待的朝貢船，只是一艘以接回剩餘荷蘭戰俘為藉口，前來收集情報的普通商船。¹¹³

另一個對施琅計畫不利的因素，則是福建新總督王國安之上任。8月26日，施琅由廈門啟程至福州會見王國安，即在商議台灣、廈門貿易事宜。¹¹⁴根據施琅自己在〈壤地初闢疏〉所說，此次爭議焦點在於：「台灣應得錢糧數目？及白糖、鹿皮可否興販？」施琅與王國安兩人「會議浹月，未得適合」，顯然爭議不休。施琅主張按照現有福建的預算來支應台灣駐兵，所謂「兵無廣額、餉無加增。」由此可知，王國安應該是主張以新佔領的台灣本地興販的收入，來支應駐兵。¹¹⁵一旦對台灣徵收白糖、鹿皮興販，以支應駐兵薪餉的計畫成功，將無施琅以要餉為由來實施台灣、廈門與英國、荷蘭東印度公司特許轉口外貿的空間。這一盤算，才是施琅不斷要求暫緩台灣開徵農業稅的原因。¹¹⁶

在此前後，8月21日，當大學士石柱回北京向康熙帝報告展界事宜時，卻遭康熙帝質疑閩粵督撫維持海禁之理由。康熙帝問道：「先因海寇，故〈閩粵〉海禁不開為是。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石柱回答：

111 VOC 1403, Missive van den oppercoopman Aarnout Faa en raet in Siam aen haer Eds. geschreven, Siam, 15 Feb. 1684, fo. 307^r.

112 Generale Missiven, IV 1675-1685, blz. 722-3.

113 Van Dam, op cit. blz. 757.

114 Journal of Peter Crouch, supercargo of the Delight, 24 Apr. 1684-20 Mar. 1685 (O.S.), in: Chang Hsiu-jung et al. (eds.), op. cit., p. 589. Aug. 1684 (O.S.)

115 施琅，前引書，頁67。〈壤地初闢疏〉。

116 林春勝，林信篤編，前引書，頁428。若康熙帝的策劃成真，台灣每年即有兩艘洋船許可貿易。

「據彼處總督、巡撫云，台灣、金門、廈門等處，雖設官兵防守，但係新得之地，應俟一、二年後，相其機宜，然後再開〈閩粵海禁〉。」然康熙帝明確表示反對繼續海禁：「…〈閩粵〉向雖嚴海禁，其私自貿易者何嘗斷絕？凡議海上貿易不行者，皆〈閩粵〉總督巡撫，自圖射利故也。」¹¹⁷既然在三藩之亂期間，閩粵已經實質開海多年，與日本、暹羅、巴達維亞等地皆和平通商，康熙帝認為，眼下實在沒有理由繼續執行晚明以防倭、防夷之名推動的海禁政策。10月22日，北京朝廷派出「福建、廣東新設關差」，以落實康熙帝的開放政策。¹¹⁸由於康熙帝確定開放海禁，並派遣戶部分司前來管理稅關，施琅連忙將英國人從廈門趕走。當時英方的記載寫到：「海防解釋說，皇上將派遣一人在此專管一切商品事宜，如此，不必費時事事等待北京回應，即可就地裁決，大有裨益於貿易。所以，我們〈英國人〉明年再來，必賺得更高利益，且免於如今年一般種種不便。」¹¹⁹英國人一離開其商館，原地立即轉設為廈門稅關，以掩蓋走私貿易的事實。¹²⁰

根據康熙帝於1685年3月15日致福建總督（Sontok）王國安轉交荷蘭商務員的公文，由於此次荷蘭船隻並未載運貢使前來，原先禮部（Lipou）與兵部（Piapou）均反對讓荷蘭船隻進行貿易，準備原船遣返。但康熙帝認為，既然開海政策已定，無須再行限制，故特許此次貿易進行，僅告知下次必須派出正式貢使團前來議定貿易事宜。¹²¹1685年2月18日起，在稱為戶部的帝國稅吏（Houpous, Keijserlijck

117 （清）馬齊等修纂，《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116，頁1548。康熙二十三年七月乙亥條（1684/8/21）。

118 （清）馬齊等修纂，《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116，頁1558。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丁丑條（1684/10/22）。

119 Journal of Peter Crouch, supercargo of the Delight, 24 Apr. 1684–20 Mar. 1685 (O.S.), in: Chang Hsiu-jung et al. (eds.), op. cit., p.616, 7 Dec 1684 (O.S.)；（清）周凱，《廈門志》，（臺北：臺灣銀行，1961），臺灣文獻叢刊95，頁193；Van Dam, Pieter., op. cit., blz. 759.

120 Morse, op. cit. p. 57.

121 VOC 1415, Een secrete advijs brief die gesanden werd van den keijserlijcken Rijk raad de Lipou, ons geopent, ende gelesende werden bij den Hollandschen Coning tot Batavia die 't gebied voor 't over all Hollandsche volckeren aan de schepen, Beigin, 21 Jan. 1685, fo. 1043^r. 北京朝廷在一月15日即做成此決定。

tollenaren) 的監督下，開放讓荷蘭人進行合法交易。¹²²同年3月8日，施琅（施將軍Sichiancong）手下家僕Wanko向Chillida號訂購了500 pikol胡椒。¹²³然而，由於許多廈門洋船突然由澳門返航，輸入了大量的轉口胡椒，使得市場上胡椒價格滑落，但荷船堅不降價，結果無人問津。¹²⁴Chillida號只能於1685年6月載運大部分原裝貨物離港。在胡椒的交易部分，僅售出27%。¹²⁵

冒出來的這批由澳門轉口輸入泉州、福州的胡椒，有一部份是1684年夏季，由前往巴達維亞的三艘葡萄牙船所購。當季他們收購了5,532pikol的胡椒，再加上他們船上載運有不少中國商人，這些外貿商回航時，與巴達維亞當地的華人共同投資了4艘洋船返航。故當時總共有約7,000pikol胡椒被運往中國。巴達維亞當局因為估計中國市場尚有7到8,000pikol的胃納量，故批准此一交易。¹²⁶但巴達維亞當局卻忽略了若台灣洋船從暹羅返航中國，可能也會同時轉口輸入胡椒，導致供過於求的情形。

根據荷蘭暹羅商館的記載，在1684年夏季5月到7月間，共有九艘台灣洋船由暹羅駛往廣東，一艘駛往廈門。¹²⁷如果這些船隻也載運有與荷蘭船相似的南洋土產貨物，便可以說明是臺灣洋船導致了價格滑落。與Chillida號相比，於廣東珠江口從事走私的另外三艘荷蘭商船，載運

122 VOC 1415, Cort repport van hoe gepasseerde in de Eijlanden Aij en Quemuij door den coopman Bernard Broeder aan den S Joannes leeuwenson oppercoopman en opperhoofd overdesse 's Compagnies negotie langs de Cust van China op sijn E, Scheepen Cruenburg en 't Huijs de Merwe voor Macao, 10 Aug 1685, fo. 1037^v.所指的可能即是前述「戶部分司」，簡稱「戶部」。

123 VOC 1415, Cort repport van hoe gepasseerde in de Eijlanden Aij en Quemuij door den coopman Bernard Broeder aan den S Joannes leeuwenson oppercoopman en opperhoofd overdesse 's Compagnies negotie langs de Cust van China op sijn E, Scheepen Cruenburg en 't Huijs de Merwe voor Macao, 10 Aug 1685, fo. 1038^r.

124 VOC 1415, Cort repport van hoe gepasseerde in de Eijlanden Aij en Quemuij door den coopman Bernard Broeder aan den S Joannes leeuwenson oppercoopman en opperhoofd overdesse 's Compagnies negotie langs de Cust van China op sijn E, Scheepen Cruenburg en 't Huijs de Merwe voor Macao, 10 Aug 1685, fo. 1038^v.

125 Journal of Peter Crouch, supercargo of the Delight, 24 Apr. 1684-20 Mar. 1685 (O.S.), in: Chang Hsiu-jung et al. (eds.), op. cit., p. 602. Aug. 1684. 根據英船記載，Chillida號上載運有1840 pikol的胡椒。

126 Van Dam, op. cit., blz. 756 ; 758.

127 VOC 1407, Notitie van diverse aengecomene en weder vertrockene scheepen joncquen barcquen etca in een uijt Chiam sedert de maant Octob 1683 toe December 1684, Siam, 1685, fo. 3221^r.

的貨物獲得了93.5%的利潤，高於福建貿易。¹²⁸由此可知，施琅力促的廣東海禁在1684年秋季並未被嚴格執行。尤有甚者，該年年底，當康熙帝宣布開放海禁的消息傳開後，嗅到商機的兩廣總督吳興祚即刻租船派往馬尼拉、麻六甲與巴達維亞。¹²⁹吳興祚並直接告知在珠江口販售貨物的荷蘭商務員Johannes Leeuwson，不希望他們在福州建立商館，歡迎他們前往廣州交易。¹³⁰

因此，1684年8月後，由於福建新總督王國安不為施琅所動，使得廈門沒有提前開放對荷蘭的貿易；另一方面，兩廣總督吳興祚在1684年卻默許珠江口外的各國船隻進行走私，使得荷蘭人與返航的台灣船等，均選擇於廣東而非福建從事交易。兩位總督的不同決定，使得施琅意欲掌握廈門以進行壟斷貿易的盤算成空。施琅手中剩下的最後一張王牌，乃是操控荷蘭人，以其要求歸還台灣為由，製造出外敵窺伺的假象，來向北京當局施壓。無奈，巴達維亞當局根本無意取回臺灣，更不可能出兵威脅中國沿海。

伍、代結論：再見施琅

在暹羅休養一年後，1685年夏季，Van 's-Gravenbroek終於回到巴達維亞，親自向荷蘭東印度公司總督Johannes Camphuys與評議會口頭報告了他與施琅會面的詳情，包括其台灣歸還荷蘭的「密議」。5月8日，巴達維亞評議會決定再度派出朝貢使團。原因之一，即因兩廣總督吳興祚不斷勸告商務員Johannes Leeuwson，表示若荷方不進京請求康熙帝，將不可能獲得自由貿易。加上福建總督王國安轉致的公函，也要求荷蘭使團上京議定貿易事宜。最後，則是因為Alexander van 's-Gravenbroek表示，若康熙帝將台灣讓給英法等他國，將對公司從事對

128 Generale Missive, VI : 1675-1685, blz. 782.

129 Generale Missive, VI : 1675-1685, blz. 783.

130 VOC 1407, Missive van den oppercoopman Joannes Leeuwenzon en raet aen haer Eds. geschreven, 20 Dec. 1684, het schip Naaldwijck onder Masericang [Macao], fo. 2826'.

日貿易造成危害。既然出使費用與期待利益相比，不算太高，評議會認定不可因小失大，才勉為同意再度派遣使團前往中國。¹³¹此一貢使團由公司高級商務員Vincent Paats（按：漢文譯名為「賓先吧芝」）為首、商務員Louis de Keijser為副，並晉升Alexander van 's-Gravenbroek為下級商務員隨團，搭乘大船Montfoort號，於7月21日由巴達維亞出航，直接前往福州。¹³²

8月25日，Montfoort號落錠於福建定海，26日，Van 's-Gravenbroek上岸告知閩安鎮官兵荷蘭貢使團抵達的消息。¹³³9月10日，福建總督王國安正式接見貢使團一行人，並安排使節團入住福州城郊原先靖南王的別莊內（Thuijn van Singlamong），¹³⁴靜待北京朝廷安排貢使團行程。11月20日，Van 's-Gravenbroek獲准離開福州，以轉達巴達維亞總督致施琅感謝函的名義，前往廈門。此行的目的在於試探施琅對過去「密議」的態度，提供使團參考，以決定日後上京時應採策略。¹³⁵Van 's-Gravenbroek與助理Lucas Munster兩人於22日抵達廈門，¹³⁶當時，因施琅正在觀賞皮影戲（Waijang），無暇接見，兩人遂留宿一位商人家中。當夜，施琅派一位下人前來探視，並詢問：「我〈Van 's-Gravenbroek〉是否知悉明天將開啟的那封他總督閣下〈捎來〉書信之內容？假若其中有涉及關係台灣的重要事務，施

131 VOC 700, Resolutie van Batavia, Batavia, 8 May 1685, fos. 214-5; Van Dam, op. cit., blz. 760.

132 Van Dam, op. cit. p. 760.另兩艘船Kronenburgh與't Huys te Merwede則由Joannes Leeuwson率領，前往廣東；VOC 700, Resolutie van Batavia, Batavia, 8 May 1685, fos. 214-5. Vixseboxse, op. cit., blz. 40；（清）馬齊等修纂，《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126，頁1697。康熙二十五年閏四月甲子條（1686/6/1）。

133 VOC 1415, Dagregister door den ambassadeur mr. Vincent Paats gehouden sedert den 25 Augustus tot den 15 October 1685, Fuchou, 26 Aug. 1685, fo. 961^r; Vixseboxse, op. cit. blz. 40。

134 VOC 1415, Dagregister door den ambassadeur mr. Vincent Paats gehouden sedert den 25 Augustus tot den 15 October 1685, Fuchou, 10 Sep. 1685; Vixseboxse, op. cit. blz. 47-9.

135 VOC 1438, Rapport door den ondercoopman Alexander van 's-Gravenbroek overgelevert behelsende hetgene hem in sijne commissie en begroetinge van d H-r Chinchiancon op Aijmuj is bejegend, Fuchou, 10 Dec. 1685, fo. 738^r.

136 VOC 1429, Missive van den coopman Joannes Leeuwson en raat aen haer Eds. tot Batavia geschreven, Fuchou, 15 Feb. 1686, fo. 832^v.

將軍就不會召開他的一般大會（generale vergadering）。」¹³⁷Van's-Gravenbroeck回答，雖不知書信內容，但應與台灣事宜無關。翌（23日）晨，施琅遂特地舉行公開接待與啟函儀式：

當他〈施琅〉出席，我〈Alexander van 's-Gravenbroek〉也入境隨俗地向他磕了三個頭。施琅將軍跟我寒暄了一下，但他不喜歡我的作法，令我起身，賜坐一張墊子上。又問：我們〈Van 's-Gravenbroek等人〉何時從福州動身，何時抵達巴達維亞，然後從那裡前來？回答他後，他令我起身，趨向前去，笑顏逐開地問候總督閣下與貢使先生身體健康。我以總督閣下之名告知他，我是由貢使先生派遣來祝福施將軍，向他請安，並對他過去義助被拘禁於台灣俘虜的行為，敬致謝忱。他問起了Balthazart Bort（他以為他是總督），並問到這封信是誰發的？是祖國〈荷蘭共和國〉的董事會，還是巴達維亞當局？我說是巴達維亞總督，亦即現在有權統治荷蘭東亞地區所有領地、掌握大權、位階最高的那一位。是的，目前連萬丹（Bantam）也在總督轄下，把英國人、法國人、丹麥人都從那裡趕走了。施將軍問：祖國的董事閣下們是否已經知悉他征服了台灣？總督閣下又怎麼說？我抵達巴達維亞時有向他們報告嗎？我說，總督閣下在我一年前抵達暹羅時即已獲知此事，並樂見台灣現在由〈皇帝〉陛下治理。施將軍的名號也因此巴達維亞跟荷蘭都廣為人知。對此，他大表欣慰，再度賜坐。¹³⁸

之後，Van 's-Gravenbroeck被施琅留下來午餐，然後告退。23日早晨，施琅派手下送來豬、雞、酒等，慰勞Van's-Gravenbroeck兩人，順

137 VOC 1438, Rapport door den ondercoopman Alexander van 's-Gravenbroek overgelevert behelsende hetgene hem in sijne commissie en begroetinge van d H-r Chinchiancon op Aijmuj is bejgent, Fuchou, 10 Dec. 1685, fo. 739^r.

138 VOC 1438, Rapport door den ondercoopman Alexander van's-Gravenbroek overgelevert behelsende hetgene hem in sijne commissie en begroetinge van d H-r Chinchiancon op Aijmuj is bejgent, Fuchou, 10 Dec. 1685, fo. 739^r.

便詢問：「我們〈Van 's-Gravenbroek兩人〉是不是還有什麼話要告知他閣下的？」而且「強烈的詢問，是不是都沒有提到台灣？」還有「我們〈貢使團〉為何不到廈門來？這樣他〈施琅〉就更能幫助我們？」為此，Van 's-Gravenbroek又再度親自前去會見施琅：

他來的時候，賜我們坐於身旁。於是，我向他稟報閣下們〈巴達維亞評議會〉十分推崇施將軍〈密談〉那時對可敬的公司所展現的好意，願意幫助他閣下們〈評議會〉推行一些事務。而這些事務就是我們〈貢使團〉這次將推行的，因為我們這次出使，亦是特別要去祝賀皇帝〈宇內安寧〉跟尋求自由貿易，這些都是透過施將軍能大力協助之處。如果透過他的代理而實現我們的計畫，可敬的〈巴達維亞評議員〉閣下們不會吝於表示感謝。同樣地，在我看來，我方的感激與好感，已隨著送給他的小禮物，充分的展現。對此，他回答道：當前局勢已發生巨變，皇帝已立下明確法規，讓每個人都能從事貿易。關於使團，要知道，假如我們〈當初〉前往的是廈門，他會有更多空間幫我們向皇帝建言。可是現在既然我們抵達的是福州，那也可以，但就大多是總督與巡撫的事了。¹³⁹

其後，施琅告訴他們，當夜他要動身前往故鄉〈按：應即晉江〉為親友修造墳墓，便告辭了。雖然施琅交代10到12天後，他們可在泉州碰面，但在等候6天後，Van 's-Gravenbroek即決定返回福州，便前往晉江與施琅話別，並於12月10日抵達福州。¹⁴⁰1686年3月，貢使團終於由福州啟程前往北京。¹⁴¹6月初，使團上朝，絕口不提施琅曾獻策由荷

139 VOC 1438, Rapport door den ondercoopman Alexande van 's-Gravenbroek overgelevert behelsende hetgene hem in sijne commissie en begroetinge van d H-r Chinchiancon op Aijmuij is bejgent, Fuchou, 10 Dec. 1685, fo. 740^r.

140 VOC 1438, Rapport door den ondercoopman Alexande van 's-Gravenbroek overgelevert behelsende hetgene hem in sijne commissie en begroetinge van d H-r Chinchiancon op Aijmuij is bejgent, Fuchou, 10 Dec. 1685, fo. 742^r.

141 Vixseboxse, op. cit., blz. 60.

方將台灣取回之提議，以免破壞苦心建立的友好關係。¹⁴²其實，由於康熙帝於1685年初開放海禁，荷蘭人已可自由從事貿易。若巴達維亞當局早些獲知此事，也許貢使團根本沒有出發的必要。¹⁴³此次出使的活動雖然順利，但卻沒有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爭取到任何比其他國家更優越的貿易條件，可說是多此一舉。¹⁴⁴當然，施琅對荷蘭人提出的「台灣歸還荷蘭密議」，也隨著荷蘭人的噤聲不提，未留存於中方的記載中。

根據Leonard Blussé（包樂史）教授的研究，在1660年代間，由於中國海禁與遷界的影響，迫使荷蘭東印度公司選擇將日本與印度的貿易兩者緊緊（tie up）起來，權宜地撤離中國市場。¹⁴⁵1670年代，由於日本幕府限制貴金屬的輸出，荷蘭東印度公司轉向印度蘇拉特與波斯尋求貴金屬，另外，又開始銷售日本銅，此一舉動，益形擴張了荷蘭在日本—印度間的貿易。¹⁴⁶此後，這一現象逐步成為不可逆的趨勢：「或可說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中國海貿易逐步縮減的情況，與公司在印度洋貿易的擴張，形成反比。」¹⁴⁷正如本文前兩節所提，Blussé教授也認定，在1670年代，由於中國海禁寬鬆，使得廣東與巴達維亞市民私人間的貿易發生「戲劇性」的擴張。¹⁴⁸公司方面感覺無利可圖，更趨向印度市場，使其對進入中國市場的慾望縮減，對於在中國沿岸取得轉運站台灣的需求更低。此外，由於廣東與巴達維亞間的貿易擴張，也使得荷蘭東印度公司不再偏好福建貿易。此兩項國際貿易情勢的發展，亦使巴達維亞當局一開始就不可能會配合施琅「歸還台灣以換取福建—荷蘭壟斷貿易」的計畫。

在施琅的計畫裡，「舉國歸命」後的台灣，本應在中國沿海繼續海禁的情況下，成為特殊的自由貿易區，並進一步因應防禦外侮的需求，

142 Van Dam, op. cit., blz. 766 ; (清)馬齊等修纂，《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126，頁1697。康熙二十五年閏四月甲子條（1686/6/1）

143 Vixseboxse, op. cit., blz. 41.

144 Vixseboxse, op. cit., blz. 104-5.

145 Leonard Blussé, "No Boats to China: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the China Sea Trade, 1635-1690",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30, No. 1. 1996, pp.51-76 at 71.

146 Blussé, op. cit. p.71 ; 74.

147 Blussé, op. cit. p.74.

148 Blussé, op. cit. p.72.

大量駐兵，而藉此要餉，要求讓英、荷商人透過廈門與台灣，獨佔地進行壟斷貿易。或者，在海禁開放的情況下，將台灣交還荷蘭，讓荷蘭東印度公司轉運低價的南洋貨物到台灣，使福建商人藉福建—台灣的交易路線，能與走廣東—澳門路線的廣東商人競爭。但在1684年初，台灣事態仍模糊未明，在靖海將軍施琅班師回廈、福建總督姚啟聖又病卒的情況下，台灣本地駐軍卻已按捺不住，覬覦本地和平歸降之台灣外貿商的財產。根據英國東印度公司商館人員的記載：

文官（civil magisterate）行為不正、不義；士兵在上司縱容下做出最離譜、最難以忍受的惡劣行徑，欺壓本地漢人。漢人被整的很苦，無論在大員或台灣本島，都不得安穩過日。他們拋棄殷實房宅、收拾細軟，前往中國，跟在那裡〈本地投降後〉殘存的漢人會合，以求安寧。這樣，至少還能按時價作買賣，而不像現在這裡，無論他們〈士兵〉愛付多少都得出售，幾乎無法講價。¹⁴⁹

1684年秋季，廣東弛禁，對台灣外貿商的吸引力更強。可以想見，原先繼續留在台灣的外貿商，也不得不移居中國。台灣本島治安惡化後。12月5日，施琅派遣留守的總兵吳英率清軍與平埔族新港、目加溜灣、麻豆、蕭壠、大目降村共三千人前往南路小岡山，鎮壓以蔡機功為首的叛亂。¹⁵⁰一年之後，在1685年12月，當Van 's-Gravenbroek由廈門回返福州時，即獲知台灣當時又發生第二度的叛亂：

當時清軍必須設柵（pagger）挖溝設防，讓士兵互相聯防，才足以把主要的叛亂者剷除，讓那裡重歸平靜。他們幾乎拆毀了所有的大宅，在台灣，已經渺無人煙或殘存很少

149 Consultation by Thomas Angeir and Thoma Woolhouse at Taiwan, 31 Jan. 1684 (O. S.) in : Chang Hsiu-jung et al. (eds.), op. cit., p. 573.

150 Solomon Lloyd at Taiwan to Thomas Woolhouse at Amoy, 10 Dec 1684 (O. S.), in : Chang Hsiu-jung et al. (eds.), op. cit., pp. 662-3; (清)陳文達，《臺灣縣志》，（臺北市：臺灣銀行，1961），臺灣文獻叢刊103，頁243。

人，許多房子整個受災或頹圮。¹⁵¹

此次叛亂應是由台灣府首任總兵楊文魁所平息，此時，施琅作為台灣接收者所獲得的殊榮，以及其對規劃台灣善後政策所能發揮的影響力，也到了極限。翌年夏季，日本當局因為123艘唐船的抵達，開始限定貿易總量。¹⁵²1688年，巴達維亞當局決定不再派船前往中國，因為光是唐船前往巴達維亞的貿易量，已足夠供應荷蘭東印度公司所需的中國商品。¹⁵³

隨著荷蘭東印度公司對中國貿易興趣的縮減，在「歸還台灣密議」與壟斷中國沿海貿易的腹案破滅後，作為施琅一顆棄子的台灣，在康熙帝的開海政策與閩粵商人競逐的背後，被分配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的閒置地位上，¹⁵⁴終止了過去在國際貿易上所發揮的轉運站功能，成為中國沿海居民潛在的移民處所以及開發的標的物。

151 VOC 1438, Rapport door den ondercoopman Alexande van 's-Gravenbroeck overgelevert behelsende hetgene hem in sijne commissie en begroetinge van d H-r Chinchiancon op Aijmuj is bejement, Fuchou, 10 Dec. 1685, fo. 742^r.

152 Generale Missive, V 1686-1697, blz. 85.

153 Blussé, op. cit. p. 74. 也是因為荷法九年戰爭剛爆發，荷蘭本國需要更多船隻之故。

154 (清)馬齊等修纂，《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112，頁1497。康熙二十二年十月丁未條(1683/11/27)。

參考書目：

中文部份：

檔案，史料彙編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

（清）王先謙著，《東華錄選輯》。臺北市：臺灣銀行，1969。

（清）沈峻纂修，《吳川縣志》。海口市：海南，2001。

佚名編，《閩頌彙編》。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清）孫挹纂修，《海康縣志》。海口市：海南，2001。

（清）陳衍，《福建通志列傳選》。台北市：台灣銀行，1964。

（清）陳文達，《臺灣縣志》。臺北市：臺灣銀行，1961。

（清）馬齊等修纂，《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台北：華文書局，1964。

（清）張珪美纂修，《惠來縣志》。海口市：海南，2001。

文集、日記、回憶錄

（清）阮旻錫，《海上聞見錄》。臺北市：臺灣銀行，1958。

（清）阮旻錫撰，《海上見聞錄定本》。北京市：九州出版社，2004。

（清）杜臻，《粵閩巡視紀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清）李元度，《清先正事略選》。臺北：臺灣銀行，1964。

林春勝，林信篤編，《華夷變態》。東京：東方書店，1981。

（清）施琅，《靖海紀事》。臺北市：臺灣銀行，1958。

（清）夏琳，《閩海紀要》。臺北市：臺灣銀行，1958。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吳耿尚孔四王全傳》。臺北市：臺灣銀行，1967。

專書、論文

朱德蘭，〈清初遷界令時中國船海上貿易之研究〉，《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2輯（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6年）。

李慶新，〈17世紀廣東與荷蘭關係述論〉，《九州學林》，第三卷第一期（上海：復旦大學，2005）。

施偉青，《施琅評傳》。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7。

Kees Zandvliet（格斯·冉福立）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下冊）》，（臺北市：漢聲雜誌社，1997）。

西文部份：

檔案、史料彙編

VOC（荷蘭東印度公司未刊檔案）。

700, 1304, 1311, 1314, 1320, 1322, 1339, 1341, 1362, 1369, 1377, 1403, 1407, 1415, 1429, 1438.

Coolhaas, Willem Philippus (uitg.), Generale missiven van gouverneurs-generaal en raden aan Heren XVII der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Generale missiven, 's-Gravenhage : Nijhoff, 1968

Chang Hsiu-jung, Anthony Farrington, Huang Fu-san, Ts'ao Yung-ho, Wu Mi-tsa, Cheng His-fu, Ang Ka-in (eds.), The English Factory in Taiwan, Taipei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95.

Fruin-Mees, Willemine (uitg.), 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 vant passerende daer ter plaetse als over geheel Nederlandts India, Batavia : Het Koninklijk Btaviaasch Genootschap van Kunsten en Wetenschappen, 1928, 1682 Deel.I

專書

Kooijmans, Marc. ; Judith Schooneveld-Oosterling, (uitg.), VOC-

Glossarium, (Den Haag :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2000)

Morse, Hosea Ballou.,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London : Routledge, 2000.

Souza, George Bryan., The survival of empire :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Van Dam, Pieter., Frederik Willem Stapel (uitg.) , De beschrijving van Oost-indische Compagnie, 's-Gravenhage : Nijhoff, 1931.

Vixseboxse, Jan., Een Hollandsch gezantschap naar China in de zeventiende eeuw (1685-1687) , (Leiden : Brill, 1946)

Wills jr., John Elliot,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is, 1666-1687,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Innes, Robert LeRoy., The door ajar : Japan's foreign trad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0.

期刊論文

Blussé, Leonard., "No Boats to China :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the China Sea Trade, 1635-1690",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30, No. 1. 1996

Admiral Shih Lang's secret proposal of returning Taiwan to the VOC

Weichung Cheng, University Leiden.

Abstract :

During the rebellion of three feudatories, the feudal lords of Fuchien, Kêng Ching-chung, and Kuangtung, Shang Chih-hsin, not only ignored the maritime prohibition issued by Peking court but actually encouraged their subordinate merchants to trade in Japan and countries around South China Sea. The lord of Taiwan, Cheng Ching, occupied harbors on the Chinese shore like Haich'eng in Fuchien and Nantao in Kuangtung for expanding the China trade. After the Manchu court in Peking gained supremacy and gained control of Fuchien and Kuangtung in the 1680s, the Emperor Kanghsi initiated a series of actions to suppress the 'traitor-merchants'. The merchants of Kuangtung were punished and abused severely during the prosecution of the chief merchant Shên Shang-ta and his gang. However, the Fuchienese merchants avoided harsh punishment because the governor Yao Ch'i-shêng argued that they were useful in raising money for attacking Taiwan. After Cheng Ching retreated all his force to Taiwan, the Taiwan transit trade soon suffered from the recession of China trade in Kuangtung and Fuchien caused by the Peking court.

Later Taiwan was struck by a drought. When the price of Siamese rice rose, the Taiwan authorities lost the fragile balance between food supply and commerce.

After the Manchu naval admiral Shih Lang defeated the Taiwanese naval force in the Pescadores in 1683, the sea-route to import Siamese rice to Taiwan was cut off and the

Taiwanese authorities had to surrender. In taking over Taiwan, Shih Lang consulted with several members of the VOC and the EIC. He planned to lure the VOC and/or the EIC to become his exclusive partner of trade by conceding Taiwan on the one hand, and urged the Peking court on the other hand to maintain the maritime prohibitions (except in Amoy) to keep the foreign threat at bay. Playing out this two forked strategy, Shih Lang intended to help the Fuchienese merchants monopolize on the foreign trade at the expense of all other Chinese merchants.

However, the High Government of the VOC in Batavia was not interested in his proposal. Because no foreign threats materialized, Shih Lang eventually failed to prevent the abolishment of maritime prohibition ordered by Emperor Kanghsi. As a consequence, Shih Lang's proposal of returning Taiwan to the VOC remained a forgotten secret. Taiwan thus played no more the role as an Entrepôt but became a potential open-frontier for the new immigrants from China.

Key words : Shih Lang, VOC, Taiwan, Cheng K'ê-shuang, Pescadores, Maritime prohibition